

>天伦

我18岁那年,在村办厂里上第一个夜班。父亲给我送了一盒香烟,他拆开那盒烟,抽出一支递给我,从口袋里摸出那支从不离身的铜烟锅。同一根火柴,父亲点燃了烟锅,我点燃了香烟。第一次抽烟,是父亲递给我的雪峰牌香烟。

烟呛得我眼泪直流,父亲说,三儿,你18岁了,以后的生活你得自己承受。生活中的不易,就像你今天第一次抽烟,也会呛得你流泪,要学会承受,慢慢习惯吧。

我是父亲的儿子,也是女儿的父亲。如今的我,见识自以为超越父亲,可我仍从心底佩服他。他和母亲吃苦受累,让我们兄弟四个长大成人。而我现在,只生了一个女儿,就感觉生活的压力好大。

细细想来,我对父亲给我的爱和我对女儿的爱有点不一样,一个是我默默接受,一个是我全心付出。相同的是,这两种爱里都没有一丝索求。

父亲憨厚老实,对我们的爱,从来没有说出来。他把父爱,藏在生活中一个个的小细节里。小时候,要是哪个村子有跑场电影,

父爱的样子

甭管距离多远,父亲总会带着我和弟弟赶去看电影。有时候人多,怕我们看不见银幕,打铁出身的父亲左手抱着我,右手抱着弟弟,直到放映员换片时,才放下我们休息一会儿。

和父亲在一起干活,他总是 一声不吭地干着,好像不知道累。而我,干不了多久就累得不行。父亲走过来,递给我毛巾让我擦擦汗:“累了就歇会儿,别硬撑着。”然后他加快了手中的动作,一个人承担起了大部分的农活。父亲是我干活时的定心丸,有父亲在,我心里就踏实。

一大家人聚在一块儿的时候,父亲很少插嘴说话,总是低着头,吧嗒吧嗒地抽着烟。我们以为他不参与也没上心,其实他一直在留神听着我们兄弟几个聊天。第二天一大早,准能看到父亲准备好我们前一晚聊天时提过的想吃的东西。父亲对我们的爱,全在实实在在的事儿里头,从不多说一句半句话。

我对女儿的爱,和父亲对我的方式大不一样。我喜欢唠叨,女儿出门,我就忍不住叮嘱。看

她过马路,我大老远就扯着嗓子对她吼起来:“左右看车啊,别着急!”送她上学,接她放学,一路上不是问考了多少分,就是问上课有没有认真听讲,有没有挨老师批评。回到家里,就问作业多不多,要她赶紧写作业。

送女儿到南京上大学那次,一路上我嘴巴就没停过。一会儿说:“到学校了,和同学好好相处啊,别耍小性子。”一会儿又担心:“东西都带齐了没? 缺啥就跟家里说。”她第一次离开我们,我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,七上八下,就怕她饿着冻着。

一切都安顿好了,女儿陪我走到学校门口。看着她对我离开的不舍,我试图用轻松的话语缓解她的心情,可我内心又何尝不是五味杂陈! 我轻轻地拉着她的手,在她的手背上拍了拍说:“想家了,就给爸爸妈妈打电话。”

转身离开的那一刻,我知道,女儿长大了,而我,也要像父亲对我那样,学会慢慢放手。

父爱的样子虽然不同,对孩子的那份心,却是一样重。

□ 翟长付

>故里

一块菜地的变迁

□ 厉勇

小时候,乡间小路边,有我家的一块菜地。菜地不大,可种三四垄菜。麻雀虽小,但对乡下人而言,用处大着呢。乡下人因为田地起纷争,也是常有的事。邻居家就因为家门前的一点菜地和父亲起争执,还趁人多势众(他家有四个成年的壮儿子)把我父亲打了。想起最近热播的《生万物》,里面的封二就总是想把自家的十八亩地变成二十亩。中国人对土地的热忱,似乎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。

父亲在世的时候,小小的菜地最茂盛,里面随着季节变化,种了常见的青菜、大蒜、毛豆、番茄、茄子、花生等。菜地一面靠坡,那面坡也被勤劳的父亲种上了南瓜或丝瓜。南瓜和丝瓜是爬藤植物,有了它们,坡也能利用起来。最让我们高兴的,莫过于丰收的时候。秋天,父亲满脸笑容地提着一个大篮子,去这片小小的坡地摘南瓜,五六个大南瓜便能把篮子装满,还挺沉,只有手掌粗大的父亲能拎得动。

父亲还种过比较麻烦的芋头,因为芋头要引水灌溉。虽然小小的菜地上方就是水田,但在农田用水紧张的夏天,用水滋养芋头的事似乎只有父亲能顺利完成。

父亲去世后,菜地的侍弄便落在了母亲身上。小小的菜地不曾荒芜,还是和父亲在世时一样郁郁葱葱的。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。红的、青的番茄挂在架上,像艺术品一样的长条形南瓜或丝瓜爬在坡上。但有好几次,母亲从菜地回到家后,都要气愤地和我们唠叨个不停:“也不知道哪个手欠的把我的丝瓜和番茄偷偷摸摸顺走了,我昨天去的时候明明还在的。唉,怎么会有这么喜欢贪小便宜的人? 哪怕你张嘴问我要,即便是我辛苦种出的劳动果实,看在乡里乡亲的分上,我也会摘给你啊! 唉,路边的菜地就是这点不好……”

五年前,母亲也去世了,这片菜地也就随之荒芜了。哥哥虽然在农村生活,但是他没怎么干过农活。母亲在世的时候,她一直向我抱怨:“你哥啊,宁可下班有空时在赌场上耗着,也不愿意去地里种点东西。靠赌博能有饭吃吗? 乡下人总是要干农活的啊。乡下人哪有让田地荒着的道理。哪怕不种水稻,随便种点玉米、番茄、青菜……一家人也吃不完。”那几年,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,下地干活她已经吃不消了。母亲唠叨了半天,哥哥才勉强去种了几棵土豆、一行花生。结果,花生苗里长满了可以淹没牛头的荒草……

母亲生气地说完,又有点无奈地说:“你知道你哥怎么说的吗? 他说地里那些东西值多少钱,有多少花头? 累都累死。”后来,母亲去地里拔草,花生才一点点长起来。到了收获季节,花生多少也是可以满足一家人的口腹之欲了。

现在,那块路边的菜地,因为村里拓宽道路,彻底弄没了。

在城市生活后,我知道城里人对一小块菜地的渴望。他们有的把阳台变成了菜园,一个个盆里种的全是蔬菜,有的甚至在家附近河道边开垦荒地。双休我散步的时候发现,路边停着他们的电瓶车,他们正拿着锄头,在泥土里弯腰播种。而那些过季的青菜,开着黄灿灿的花。

乡下的菜地是我永远的乡愁,也是我弥足珍贵的记忆底片。

>闲话

归来的秋

□ 王文昌

地铁口的风,一到九月就不再咬人。我夹着电脑包,被人群推搡出来,却听见风在耳边轻轻说:别急。抬头,天色像被清水洗过的青瓷,几片薄云浮在上面,像谁随手留下的指纹。那一刻,我忽然想起母亲常说的——秋怀大,装得下所有皱巴巴的心。

我没回出租屋,而是搭了一辆往乡郊去的公交。车窗半开,风带着稻禾的甜味灌进来,像一只温柔的手,替我松开领带。车厢里,小学生趴在书包上打盹,售票员倚着栏杆打毛线,针线起落,像在给秋天织围巾。我把额头抵在玻璃上,看行道树的影子一片片掠过,像翻书,像替我合上逐日加厚的日程表。

终点站叫“樟树下”。村口有一棵老樟,树干粗得要三人合抱,裂缝里嵌着旧年的蝉蜕。我靠着它坐下,电脑包随手扔在脚边。树下铺着一层落叶,青黄交错,像没来得及寄出的信笺。我捡起一片,叶脉里还留着晨露,轻轻一捻,凉意顺着指尖爬进袖口。想起王维写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,这里不是空山,却有同样的清润,把城市带来的燥热一点点吸走。

再往里走,是一方荷塘。荷叶半残,卷成褐色的卷轴,却仍有几

朵迟开的红莲,像不肯离场的演员。塘埂上搁着一条旧木椅,漆色剥落,露出原木的纹理。我坐下,把包抱在怀里,像抱住一团云。远处,白鹭掠过水面,影子被拉得老长,像替我写下一句没有标点的诗。风掠过,荷梗轻摇,我仿佛听见它们说:坐吧,坐吧,这里不催进度。

午饭在村里的小饭铺解决。老板娘端来一碗新芋排骨汤,芋头粉糯,汤面漂着几粒葱花,像浮萍。她见我吃得慢,便搬了张小凳坐在门口剥毛豆。豆荚“啪”地裂开,青仁儿跳进竹篮,声音轻得像叹息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,祖母也是这样坐在门槛上,把四季豆掰成一段一段,太阳把她的影子压成薄薄一片。此刻,那影子与老板娘的身影重叠,像秋天替我翻开旧相册,却不必解释什么。

饭后,我沿着田埂散步。稻子已割,稻茬短而齐,像刚理过发。田埂边的野菊开成一条淡黄的河,我忍不住蹲下来,指尖碰了碰花瓣,花粉沾在指腹,像极细的星尘。手机震动,是同事发来下午会议的提醒。我回了一句“请假”,然后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,塞到包最底层。屏幕暗下来,像替我关上

一道门。

走到一处废弃的晒谷场,几只麻雀在水泥地上“跳格子”。我挑了块干净的地方躺下,把包当枕头。天空高而阔,云像被谁撕碎的棉絮,慢慢飘。阳光透过眼皮,呈现出温柔的橘红。我想起加班到凌晨的夜里,电脑屏幕的蓝光像冰;而此刻的光,像一块被太阳晒热的毯子,轻轻盖在身上。无须刻意呼吸,空气里混合着泥土、干草、远处炊烟的味道,像给肺做了一次深度按摩。

回城的公交上,天色从橘红变成灰蓝。我靠在窗边,手里多了一支老伯送的干辣椒,红得像一小团火。电脑包依旧沉甸甸,却不再勒肩膀。我想,它装的不只是文件,还有今日的风、荷香、芋汤、野菊……秋怀大,大得不必卸下所有负担,只需教人学会与它们和平共处。

车过跨江大桥,城市灯火在水面铺开,像撒了一把碎钻。我打开手机,会议提醒再次跳出,我却先给母亲发了条信息:周末回家吃蟹。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,耳边仿佛又响起她的话:秋怀大,回家就好。

原来,秋不是逃离,而是归来。归来时,疲惫不必丢,它自会在风里慢慢熨平。